



^ 16
2493
9



邱海二公合集

和16
2493
10-9

16
2493

和
2493
10-9

何士贊

何士贊

何士贊

何士贊

序

詩南錄其公八十一序

南風先生其公家與南自效以忠信之美聞於靈里雖國
為其俗華風之中不安於世俗卒廉之習者即不死則天
為其不登之聖之有委生者皆為公得夫之美不期近
似已而矣其序上謂及天下歸心實深者器之謀

游忠介公集卷之三

邱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 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黨里雖溺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之習谷神不死謂天地根若老發之世之言養生者宗焉公得天之美不期近似已而業郡庠賓上國交及天下貌古心實識者器之藏

海思夕夕集 卷之三
其虛寂之體而不能顯其因應之用師莊老而失焉世有
之矣嬰兒未孩玄與完固然區區內守無補於人無裨於
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弱志强骨莊老非爲養生計也養
生之秘率不外是存養立命言其功還虛久視推其效無
二說也公壯年學問本原於孔孟發揮克拓執古爲貞宅
御今爲應塵實之莊老歷仕歸田中道若性瑞嘗撥其始
末秀才事業無傳於人不必言矣世宗皇帝銳然有爲初
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土木一役亦罕有以是當簡在者公
晉甲利郎署工部適承其會解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
留用駸駸然世宗之視公大川指日矣念彼共人取途權

要公上答天子下指相公一節一執此而往泊如也以
此罷歸亦竟以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而胸次悠然實
超然於富貴之表怡怡閭里將若終身且日規日勸謀與
鄉人同歸於道事之苟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子姓
至親法不爲諱失之於前復之於後與夫日逆觀嚴氏公
日誅亾守一不阿無異張公藝以九世聞無能改於武后
之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公不爲無忍不爲百
忍白日青天其心其事大率如此用能滌除玄覽開闔天
門歛藏於專氣致柔之淵迅通於冲用不窮之會惟公得
天惟天壽公不偶然矣瑞公門弟子所願百歲師公今癸

西二月八日公八十誕辰也鄉父老子弟謂子知公徵
一言爲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舉鄉人之言又曰公父復
庵唐尚書諱賢秀爲瓊如祖公繩祖武發祥有在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天下之道蔽於是矣凝神立命無越於此復
庵獨觀於復惟公以復得天源蓄流長父作子述詩云樂
只君子胡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公父子以之并書
以頌予傷公之未究厥用也載營魄抱一言公言其心也
榮公之壽本於復庵原其自也道其實也唐尚書公世遠
事湮言可畧云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堯山自幼與子同師友爲學業其神氣之靈諸童稚中識
者異之子亦歉然於子謂得天之美不堯山若稍長業舉
子文論文宗諸大家盛有稱許清逸之氣不混塵俗而別
爲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能俯就時調決科第科第之文
非堯山所不能攻堯山所不與事也經世論今事不平之
憤有發焉亦古人好靜無爲上一層意也隆慶庚午子罷
官歸別堯山念年矣塲屋中堯山終不得一捷晚克挨食
糜日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萬山之中卽此採山釣水
還以物與人風浴咏歸隨地而樂夫一歲貢生亦庠序士
途窮而不得不安於小希之不可得者堯山棄之惟我所

願我則行之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愛漢焉傍
花隨柳鳶飛魚躍堯山有焉說販屠羊每聞人說及堯山
萬山中木石居鹿豕遊翛然有脫去世故凌雲氣遊天地
間意唐人之咏懷有曰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薇予去堯
山居三百里許夢想神交方醉堯山之樂意堯山載營樂
抱其一靜之徐清形可長生也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爲
堯山再甲子誕辰且室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
酒幣走賀謂冀缺梁鴻雁鹿門天作之合於今罕有因問
頌言於予予惟堯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學博作爲文
章包羅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症苦其志憤經畧人間世

曲暢旁通其識特今時命大謬反之身而謀之神者回視
前日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焉專氣致柔與魚鳥花木忘
其形於天壤之內古之得道術者蓋如此心與天遊天爲
培之夫豈曰不知其雄守其雌聚埃積塊之守豈曰以期
年耆而無經緯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夫婦偕今六十又一
平格伊始而衆心戴焉詩云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用是不
辭其懇備及堯山自幼而今天眷之隆不偶然也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垂氣爲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氣孰爲
大曰孝於親爲大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卽此和順之心

洞然八荒皆在我闔一和之所感名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之其和氣之大萃於一門者乎
弘宇母何氏相夫事姑克盡婦道先自益和於身矣天地
間和氣之祥固有事適其幸心迹並之其不然則惟心之
和而迹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必於其迹迹亦可
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韓昌黎謂歐陽詹生捨朝
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爲父母榮雖其父
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心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心樂也太孺人始就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
於下不必言矣先官浙庠今澄邑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

留安成垂違若無甚於此矣然大孺人願子道濟四方不
願子爲兒女溫清膝下母剝民牙利已上無負君下無負
學毋以老婦爲念之訓顧君朝朝夕夕周旋以之視無形
聽無聲恍若母氏日臨在上已身日臨母氏之旁若是慈
訓和順興焉用爲澄民一邑之利有子如此母心誠不能
無快於是也古稱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爲君子三樂之要
心契心感融融洩洩雖隔千萬里外如日見之矣天下之
和有大於是者乎澄邑士民僚屬謂弘宇君爲祥於茲有
自來矣萬曆甲戌春正九日太孺人八十三誕辰也先期
乞予言以紀一時之盛予母太恭人今八十四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所發不過守先王之道出弟入孝以待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日侍老母與顧君同衰病林泉無復爲天下念風自火出容保無疆舉於顧君屬之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我祖宗因之萬歷初天子率祖攸行加惠宇內爰命內外臣工得封父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群吏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媾者不與也見庵陳公至是蓋榮膺

三朝之命矣公世閩長樂人封君太夫人久奉璽書義勇曳繡族戚稱觴以慶國人遙爲見庵公榮之衛指揮某其曰以其事爲予誦祈言以賀予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孰不欲其親偕老一時金章紫綬荷天寵光也哉顧德不足以使媚於天子因之我不足以悅於其親裕後昭先孝子不匱已則然也公由進士服官所至有聞於人嘗閱李三州初稿所爲贈公之文公平生行業恍如見之公能於其官不待今日之贅矣令終有俶其亮功熙載休揚於世以顯父母有可爲公言者東坡氏謂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往不

濟茲公兵備我瓊人境之初正寇酋肆行之際恃撫而驕
禍機叵測人衆以此觀公然尚以秀才官虛文無膽千人
一律疑公也公叱咤間群豪喪膽俯首約束置洶洶水火
之人而措之衽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稱異於人哉人徒以
其見畏寇如虎公以才以其氣已大物小不見其爲虎也
天下而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誰則
辦之詩云孝德引翼四方爲則然則公之所以荷總百祿
顯揚二親以承王休率此措之內則慊心外無掩襲其所
及寧可涯哉國人歎其事而稱之如革食壯丁官當驛傳
丁糧民壯反初日之不均者與民均之民之利也予獨區
區於海酋之一言誌其大也率海之濱衛所布列寇無異
焉氣不足以守其才坐是爲累若公所爲鮮不爲則矣用
是書之以爲賀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 推萬曆三年冬 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
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 文詣予爲問夫事無係於
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 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
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 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 愚 子孤懸內黎外海窺釁有
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 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

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
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
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
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
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
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
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
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
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
無所聞尚當自我知能如百草實世華酬生造化日前

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
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
人無出清水之右其龔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
至今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
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
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
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爲今武人酒食嬉群之
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
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
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俱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

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
旃之惠人歌舞之矣子之所下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
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
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也屬况侯沉靜優閑質美可
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為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為
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今
者希濶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利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
也天下事亦為之而已思悔勿以為訝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有仕於此承上交下動見尤怨諉之曰時勢之不可宜者

道厚士隆上於義不於私

心爾萬物一體之心人皆有

道為公淵源有自家聲見

眾人之母解衣推食無逆於

之也而謀象恭不如之也然

小而呵謹之及風雨霜露莫

已之求而人之責其得為論

有下於人者乎孟子曰以

節氣言冲和尚減分數天地

貴人然後能服天下三山

大之功無得於和融渾純之

巡揚燕山公不及章薦馳檄

入人心則如此矣又此而上

予乞一言以張其美先無是

哉天地萬物為一體仁道也

無今尹言之不可以已也夫

之復張三尹意為三山賀勉

所云漫不可否事為長官之

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

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
 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諂上抗
 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
 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
 惟命是聽同之而二佐入復
 不得為長欲行其志難矣神
 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
 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
 位之義自廢於已握篆視事
 其在我口已矣民情多爭嘉
 僚友同歸於道以弟稱不俗

思微嚙脊背憎之風熾也乃
 口出蓋三山誓不貪泉改心
 矣志在厚民生民服化從義
 前不忍舍之而曰別為一教
 慰日勤固不勤或戒且農桑
 大兼舉俗吏視迂濶事三山
 體之仁不得而已也百蠹攸
 萬物一體之仁蓋由蓄之中
 乎上竟之上之人與其共不

非也夫士患無萬物一體之
 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
 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
 非同人於道意也同人於道
 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趙君令瓊今日月計三季代
 獎之三尹張子奉文行事揖
 例而張子心欲之二百年來
 三尹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
 惟聽今日體貌大都然也三

子謂唯以二恒爭頌張尹之
 是矣 實則三山心感心使
 則曰難乎免矣今之世矣不
 心之當也哉 雖然三山政尚
 萬物吾一體有得於光明正
 用大之似矣而未始融之也
 其為感將如之何三山勉之
 成已治人道無上於是矣書

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廷寅協和畏之義惟其人亦
三尹惓惓然道三山美不啻長官稍得專行其志二佐僚
帝命三十六字養之既有素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二
日辭訟中哀哀赤子呼冤案顛制於上二佐既與府正員
道也因彼競爭論之禮義由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
風化日諄諄焉實心實政細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
直前爲之此何心哉萬物一石後溪陳侯二瓊郡計今七
除百廢與興見之日行莫非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
歲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
獲乎下竟之下之人仰其澤訟府縣事大槩互聽功居他

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於出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
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曰猗賦諸出納令出而施
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
民哉侯有淡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
昔與子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蜀紫山至今
以年例不及章薦爲恨建水廉平有聲視永康無異侯既
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
克有終侯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
卽侯所代亦旣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
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錢之入若可

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歛怨不於已克囊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卽其不已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輿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爲禦災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其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群中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謹郡中惠愛允多歷仕已

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無爲有增細以巨裂絲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饑食

渴飲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大小不同德
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
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
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
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者老王廷器吳應第等
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
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
官自爲官俸祿柴馬民自爲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
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賊一也賊在官者法無赦今也
不然我民日就剝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出於此郡有守

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
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
遠方爲甚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之惟猛賦惟出納聽
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協痲痺在身一旦夕不能安也燕
山之獎侯曰督攢造冊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
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
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埒民頌其才去冬計今期月日
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鍰金
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
樂利之歡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

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老又卽先後尹比方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跡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瘳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禪於其人因以禪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淑用是子其請書之綵以爲賀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聖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焉所與州縣錯置蓋五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計餘人倍蓰之所管轄有戎務目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圉翼我聖明之治實兼牧養允

整條焉行道遂志視州縣有大者今守令下民莫敢仰視人視之不勝其崇且榮所則不然其故起於秩襲父祖不由問學於官守義情無所識且其無理德以和心氣也動輒猛悍殘厲以凌剝其下撫按藩臬用是從而抑之抑之誠是也沿以成習遂致厚相黨與者宇以坐受爵冕致斥顯顯然中秩之崇反出文雜流下居之者恒亦愀然不樂曰此奴隸冠裳爾其間志有所尚者竟亦以莫可奈何付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之道夫人之參其身於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我而後能立哉執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况五品之秩森然明也吾得執國制以爲倚公理之

在人心未嘗泯也勢之亟重有甚焉者吾得以執人心之公而反之理可以張屈抑之勢制足以振品爵之崇故愚嘗以爲今日之武受抑於文者十一我之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以自範者繆戾尤甚旣以威莫如州縣諉嘆矣乃曰剝媚之行州縣固名文士也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撫按藩臬之我督者固偉然名進士斷斷然天下望也彼亦州縣之爲爾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效殖貨利以求容媚方以爲庶或可申一二不然甚矣計之良也孟子曰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然則武秩之邈乎其卑而謂盡山於文士之抑者其然乎其不

然乎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爲今之策亦曰執制以自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毅然不諉於莫如之微斬然不牽於剝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益且上乎我者將唾穢而奴視之矣吁獨與之角也與哉獨求不我抑也與哉千兵景竹亦有志而什嘆者撫按請於廷而軍政及焉反此而遂有由矣愚懼其莫知所執也因軍士之請用是書之以賀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景竹尚勉之

賀屈元禮生子序

屈子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慶覺而生子衆咸欣欣於餘慶之說相率徵子言以賀焉子曰人生而無以嗣於

其身者能幾言之抑可以已也或者教以成子之貴乎然
今之教者於聖賢之道則戾益自門左之懸久廢馬援之
遺王昶柳玘之誠特書於司馬氏者與鄉習之愿符節遂
贈多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之男丁之身矣其負荷
若之何也顧沉默之名而精若義者能堪之乎是故孟子
善養浩然之氣正以爲天地四方之射也漢人因有生男
如虎猶恐其鼠之說子非敢以漢人爲適中見也第中人
之性振其氣而挽之中也易抑其氣而企之中則難中行
不惟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所以善於造就也矧
今所取當於天下之教者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爲之計顧

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善
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邈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哉疏
少傳不以財遺自謂爲子孫念尤奕史冊矣而犯者慶焉
矧道之見頌於君實而世又率以爲是者誰則挽之諸友
聳然曰元禮少學禮知此義者也子亦欣欣然賡餘慶焉
幸天地四方事於此子乎攸寄也用是次之以爲賀

贈廖錦臺膺首薦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謂今無經學士大有爲於天下哉國朝
以經術造士士非此無以進其身迨得官則又有今時應
官之道經術之在聖人芻狗矣有儒官焉薄收而薄出之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人無望焉而奔走奉迎故事虛文視執衙門無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所以責士判然兩途矣然天下有稱善讀書者又不如是吾省新會錦臺廖先生富有經學文翰擅名於時卽彼小試瓊山而言丁丑落第乙榜而瓊非今人爲貧之仕借此自暇逸者乎舉人教官又今以一過路譬之上下所不深責者錦臺自做秀才攻墳典而舉人日矣比今仕有職掌寒暑燈窓無殊先日非乾乾惕若中有實趣者不能課士子不廢文論爲時制也孝弟禮義尤所課中諄切之急道有本末教有後先舉髦士於鳶魚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巖師尊道必人爲敬學之日早麓之

三章心有天游之聖也錦臺會之矣然卽此而論不遷卽事論事得錦臺之小尚無得於內而之多所以爲他日設施之大嘗自督府凌洋山公之薦口之錦臺蓋繭絲牛毛之學天高海濶之心矣簡編之充日蓋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事莫不有於方中舉此而措今日之應酬莫非已往之成效措之而有當焉者乎夫士子讀經爲文又經史正道中出乃入仕則背而馳若戴聖祝欽明之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爲階祿之地真心本不如此錦臺不變塞於今日之官矣不變於旣閑且逸人不深責之官變之於遠艱投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荆公

以一執拗得之始敗之終錦臺温如玉不然也然則錦臺
非如心之經學有用之文華也洋山意欲廊廟上大用
錦臺使得盡展底蘊不負初學其大畧其小蓋經學文
章其精神心術之蘊今日氣仁事其精神心術中小小
之餘也老子謂樸散下若若制不割今日與其言錦
臺於一官一事之中論論之不出戶知天下之上洋
山之見有大焉者矣因言之內廊廟百執事以外撫按
薦章爲據外有薦章之美大行其志機會也庠弟子欣欣
有此相與問言於余余養疴閒人事有聞見不盡有聞見
衍而文章因人言也若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爲

贈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於儋之神尖三載矣死以王事天子
卹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僚屬其其謂天恩所及
生死光榮也問言於余爲今肇南君贈余惟神尖之役前
江迫於兵巡道不得已而非其本心子加之級何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史方齋不知有此陷前江爲不知彼已之
死前江冤矣然兵發有期方齋至儋前江不至前江得當
而後進非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齋滅此後食之心
其急如火初非有讐於前江前江知之小不勝大而以二

小舟突二十七舟前江不愛其死至此缺以平生不顧身
家心事爲後人計白之史方齋也死於趙不死於義贈其
子以其父之義何以贈衛指揮及軍饌先後前江日寇未
到股慄先之不能前發一矢者比比萬一不然亦大抵顧
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之念雖盧和高手飲之烏附數
百未易起其陷下氣也前江度越此等百千萬倍余嘗謂
使方翁若能少諒其心謀勇兼資前江非徒死者無神尖
事得不死將不爲虎豹在山之壯乎外海內黎方齋之功
尤大前江原領兵前進方齋迫不爲無因君命不受將終
執之於義或可今日始知獄吏之貴乎不可爲也有此二

難前江受迫卽死之輕志無異先日慮勝死後之慎心卒
之李賊破膽俯首聽招一死而地方之受益多矣前江之
勇於是可見時以其事上聞隱此不及其實前江白日青
天心當厚典無歉夫厚旣死之身可子可否其父未見也
何以父之天下有有其父子不如其父者乎一血脉之親
而又氣習風聲之近乎不其有千百之一從古而然以目
所見言千戶崇昇能無懼丁酉號雄之將也今其子名維
績者他何觀法氣槩大抵近之今高將軍夫苟無能如績
近似其父夫非前江之子乎誦父作子述子不其父
人以不肖子呼今高將一階一級聖天子亦以有其

父有其子也。得天之榮也。思以
其榮。孟子曰。事親
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其志。榮之
井人一時之忿
有耳。以其身償人之死。一
事。小盡國法。鄉評
柰之何。獨無忿心。猛烈而一
人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
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孫。真有依附昔人自
何面目見
先人於地下。高將軍苟無識朝廷加今官之意。能見前江
於依附之間也哉。家有祠堂。郊有墟墓。隨入隨出。可憐可
感。父倡子和。天機有必然者。僚屬贈言之乞。有聞者莫不
與起。况於親炙之之趣焉。故不辭而爲之。說言長矣。一言
以蔽之曰。肇南今將軍。是川前江之子而已。書爲贈。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聖天子曰。爲天下求才官。惟其備矣。事不立於天下者。才
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令人舍去本心。別自爲
才。以不才言才。應天子還治其人之身。不於其人之道。天
下坐是爲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爲裂。而中流之砥難
乎其人矣。隆慶三年秋。子自北歸海上。鄉人曰。有東梧侯
之譽。謂侯秋毫無染。鈞鉅操切機事可用。而侯不爲與侯
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予心異之。然猶未十侯中心之
願何如也。今旣四載於茲矣。所得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
者。日詳日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狃於俗。立異於一

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今天下士動關
佛老日流於機械變詐而莫之反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又
佛老之所羞稱陋之而不爲者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
俗見迥異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泣事臨民應於其心
有規爲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僞則佛老之
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真一之體而外不失其因
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潔已格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紀
綱造化經理人物有其心不背於用侯庶幾焉居今之世
有人如侯者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性分足焉
舉此措之天下之事畢矣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予嘗
欲侯擴克分量以盡其才持侯本真破天下僞應天子求
才意歸老山林獎侯而進之未能也燕山楊公奉命旌侯
知侯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因學師生請微顯闡幽爲侯
贈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
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
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
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爲當然事其不然者徃於世俗
行已清濁間於今爲利之說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

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

印舌厚學校士

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一

團私意心與口居

之不疑又視為當然而行之一

其彌縫不盡然者

此為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

財物民之脂膏克

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放

於彼今之仕也為已曾

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也

祖視民如傷執周書

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也

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

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

然變而雜犯其視之為當然

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况瓊

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

清雜子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

曆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開

一邑欣欣向榮百凡改人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

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饑食渴飲德教流行交

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

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綿麻豆日

為小民喻勸相質為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

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

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弟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

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好黨先日借之為虛譽

視為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
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
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
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與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
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
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
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
子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
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所不講於大
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
予不敢爲三山願之矣

贈顧省坡榮獎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處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
在素有恩貸及已者不至是一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
鑿齒謂武侯水鑑無私觀一少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
調濟之業卽武侯之不忘一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
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一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
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一不可強也省坡顧君以隆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慶六年冬尹文昌即
別丁糧爭不得於尹

上 城之役張生世望以

撫按司道

工信肖坡初政交

一占將郡邑士夫

意乞片言為贈夫三代

愛憎毀譽有

言而不足為言之信久

坡毫髮於民無染百

應迎刃而解庖丁新鑿

也惟性氣高急興築

事用法惟峻民不可懲

過此則慈祥愷弟沛

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事

貌肖坡心之不一而足

大都不出廉明果斷三者與工

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

咸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為弟

再計收窮翁心王德之

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
道也肖坡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改南溪買憤飛
百凡強扶弱豪家群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
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
岸裨闔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為儒不
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靜之
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
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
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
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需有孚張

生復卽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爲贈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今之灌陽掌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詣予徵言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者也子辭之不得因言之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融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學胡安定有得於是經義治事並舉之爲蕪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之人事索之經典與天下之事具於是矣而別於治事之中求之蓋經典言

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變事中之變百千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所傳變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狹盈縮有劑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爲謬苟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當然于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講明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之體昏如矣抑何通之故子嘗謂聖天子爲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爲天下利獨見官爲天下擾大端在不曉於官民義利之辨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壽

焉下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事經典而日求之繼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而又有其事之變則必於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於經典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蘓湖教法至今稱之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其能預講之未用之先而其所以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司庶府士得此謂之仕內國學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學府縣庠謂之仕焉而兼乎其學者也鍾君司訓文昌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計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於其事而爲之夫引而伸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與口耳之所談說意趣各別以躬行之所自見之於事示之於人真切有味爲從爲悅必然矣鍾君之於二邑不徒遐邇仰其獨清之高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頌身教言教灌陽士子今而後特無多幸乎哉教成十人爲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爲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於府縣之秩爲銓司不知人不滿庸詎知以人事君鍾君所得多矣乎况今天子在上求賢若饑渴而銓司又能上體聖心教官顯陟邸報選選有之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不有如印以賄得由賄固介

如石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閑散而之
權要子於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銖而較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溢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陸象山謂
此可為觀人之法言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子於鍾君則
錙銖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為贈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瓊獨居一海中外通閩廣接諸番諸不逞之徒便風帆一
息輒抵州縣城下鹵民業加毒之民倉卒不及為計萬曆
改元參戎以吾晏公奉命書督其事專區保護隨變便宜
瓊人幸之無幾惠潮寇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圖復起事於

西洋洋風濤倭癘如舊依倚聲援勢必然也督府石汀嚴
公計度身堪多故望洋而勇其人上請天子俞之洋海以
西付公調度海南衛指揮某某千戶某等念惟北駐陽江
不免於歲月之間也乞言為贈子惟諸君之意言之曰夫
自倭夸之為梗也我中國不逞之徒因之蓋自嘉靖中嘗
試台寧突如其來志滿氣得三十年矣天子之靈中國之
大迄無一人立功為庸揚氛海上其故起於戀官踵俗中
外同風內無許國不二之忠臨變應兵又不曉於司馬孫
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利鈍吾有命焉自諉於武人而莫
之講也瓦合結私冒權借譽外此未之有聞矣三年來子

接以吾之貌聽以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為也大方報國每
一為兵牽肘熱中迄無如履枕席過師繼嗣斬獲計自今
亦既功於前人矣然非公稱心作用不足為公言之也先
者從事浙中督府趙劔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上曰
敬慎謀畧沉毅才猷事實心以求濟務要全勝之謀敵果
敢以爭先不為觀望之計素諸夸情熟閱水戰忠信足以
動人恩威而能得士吁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燾
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淵塞然則殄滅妖祥救寧海
岱指今日之危而注意焉匪公屬誰屬哉人苟不以死生
利鈍入心利方納私冒功罔上肯見其可今視為妄悔無
其之心澄氣勁義集而天下無不可為矣人患有其外無
其內質有其內事從其欺知之而不與行之乎公必不然
告之而不以實嫌諱夸毗薄之也用是書此以為贈極諸
衛所官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薦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陸拾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
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
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歷三年缺尹以
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柳坡馬公
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

徵子一言以贈子問其所以則又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
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
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槩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
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爲貪暴苛刻之爲終身之遠亦可
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
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
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
爲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
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爲之時惟士
惟民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已講學之

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爲宜士宜民之攻先自定矣
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
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
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
近而自許已蹶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
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洞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廢之
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
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贈顧弘宇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琬之簣有
 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且易之說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
 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顧君以
 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獎之謂弘宇
 能於其官也耆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養義教所以
 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
 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曰父
 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
 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以易備也哉况今天下

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應舉為家圖慶得官為已利曰
 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
 不得以借口事之無害於
 寧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
 語默動為民累其
 而於人無與焉矣
 市已私不免即此
 已役以一人市已
 毫已非居官之正
 百毫積一人成千萬

心才
 德

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
 語默動與民關舉止
 未仕之前失已而已
 一毫克已用以一毫
 七胥吏外以一人克
 一毫積一毫成千
 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治岐之政天下無

且以如傷為視下視

岐政不及一二也

賢之道因人自考方

人有言居吾身自

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為是

而不可以入堯舜

一文姦言亂正失真何可勝

紀聽之使人眩瞶出入反

若信吾本心之真信我聖賢

之道之為得也荆公執拘謂人言不足恤居今之世當有

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澄邑方以行志為幸子

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旦遜

頌膚而不居弘宇君具法焉東萊請狼曠之烈豈僕僕乞

隣而求人之譽者哉子於顧君亦云用是澄民之言未據

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為贈焉

贈丁敬字父封君壽誕序

夫天下有親如父子者乎一氣脉而流傳之形雖二而不

可以二言父子也况日夕承庭又有風聲氣習之近蘓氏

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夫豈以子弟故為父兄隱

如直在其定之為厚也哉予不如父人以不肖子呼之謂

一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父先如其子為之矣其不

盡然萬一不至瞽瞍丹朱言動易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天下有不陷親為不義之丁天下有陷身不義之父乎百

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有今封君七十有一之老敬字

可君之父也余於封君一無聞焉於敬字子則嘗聞之敬
字之於句容何如哉大抵自度具舉滿腔子盡是惻隱政
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
也目見耳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尹者然人之
賢不賢亦有自來余意度之苟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敬
字則必敬字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苟
處一焉君子曰父之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之時何時哉
子得一官之榮又望子滿為足家之計財帛世界見可欲
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習氣也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
未有棄口體不為父母計者敬字六年之中一人不見其

有內累於家慮氣吁非甘君之能賢敬字能若是乎余於
敬字完美於六年之中且封君近有義方之大封君於是
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禮於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
同其子而慶之今已卯孟秋一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也
夫亦誠可為敬字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燕笑不
能為心况居官則有民責明有百姓之非幽則有吾心無
能於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為敬字一日安之乎不安於是
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矣得子敬字人人頌尹之賢六年
之久甘雨和風邑無異議是今日斑斕之衣莫非一邑權
娛之色持觴慶祿百拜稽首子為之亦一邑之人為之也

海忠介公集 卷之三
三
天地和氣萃於一門吁盛矣文林封誥錫之天子七十有一之壽平格自天夫豈偶然之故哉人間樂事無越於此用是不辭其僚屬師生請書所以可慶之實爲之贈

贈郡侯肖野郭公廌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已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孰爲之心爲之心爲之心自知之得若夫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爲的不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公劾薦於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案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希子言

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俟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修已學業俟於人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與撤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爲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刃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况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誰責彼子一人處心如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環海而爲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爲累

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爲之真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聞然也又况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於耳目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持憲爲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爲已責自體呂祖謙請狼暉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間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真也二侯曰然書爲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徃徃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旣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岐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

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
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
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
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
欲自比於砥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
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
好音常欲小申已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
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
之言爲問子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
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

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怨者我之爲通
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
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
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于名進階之助則庸
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數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
節推佐郡舉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
至堅所已然擴克之以盡其大無自盡於發見之初者乎
夫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備書先日
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克終始之而節
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吳願菴二尹句容序

願菴吳子二尹句容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京行別以至於今日有思慕思慕何謂意氣不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字丁進士爲之長官賢而知賢可有顯績乞余遙致一言以見其愛願菴於余親故時有會晤曾以一二言一二事高之謁進將行巡崖邂逅托馬鞍於余回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指今官而有得醜狀戲之供一笑也願菴變聲色而曰公人品高矣乃允賢矣則不然有友同行曰醜狀戲談回言如是友人亦雷同余許之而終以爲愚慙犯執滯之病不可官吁非也言

念願菴地芥青紫自幼而志有大焉不遂有日一旦曠典思貢人意必願菴之得果然然候選天官所授不過縣尹事有堂長主之而爲其貳南都上下京師瓊人必由且止之地也句容去之不遠鄉人一接願菴而歸曰衙中空空如也柴馬俸錢外無從有毫釐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如法而行不貪不酷不自乃諛不自爲惰無殊先日秀才之氣時事二尹於今罕有人有同言余信之有不盡然於余心者願菴句容而今三啓於余矣大抵卑抑無聊之情因之有意夫掛冠之想夫吾平日有取於願菴取於氣之直也其氣卽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

志切忘之馳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榮無不逸乘田委
吏孔孟無一日爲歸與之興行道之氣克如不服爲心也
願菴三書於余向家如切大抵見小官之亦有榮又見還
鄉之反爲適不能遂不能退旋以三思蘓氏發明慊心之
驗曰亦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於吾
可見之氣心服其所本然之理也今由歲貢而出之人偶
授知縣府判推猶有向前氣概降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
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侍之諸進士大官之下譬之雲泥
縱使出於其才誰則我與泰山壓卵因而頽廢願菴歸心
或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能不見官之爲
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面天下之人首肯之矣謂世無不
好諛之人諛幸少安夫豈其不然然而自謂熟是人情上
官又有其說曰一爲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爲侵漁之計
無有也鞭策不前十人而十奈以爲二說皆是做成今天
下有其事無立事之人天下靡靡國家無賴人不能重已
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自重至人輕已有之在彼在此均
當分任其咎使吾職掌無決不愛一文其心好諛之人彼
亦人爾絕無一服義心哉不然矣句容堂長丁敬宇之賢
也有知於願菴必不以堂長崖岸繩願菴不繩之必能揚
之至此而願菴無不可爲之丞矣雖然吾人浩然之氣不

因物而止有不依形而立吾執其是彼峻其權鶴鵲蚊蚋
相過乎前也浩然於天地之間其大無外聖賢論在我不
論在人道又如此願菴素有方直之氣入仕途不免動其
心於榮辱得喪之來轉步移身余憂之君子愛人防所未
見書為贈世尚圓活圓活私意之所自起也敗盡天下願
菴能如先日之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為矣願菴勉之

海忠介公集卷之四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學為已仕為人其義不講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人
之害瓊州號為嶺南百粵益南之遠陵地連崖州山海貨
比郡治下為勝其地又居郡城之盡有仕於此為貪為肆
實為已百方文餘傳為人又毒於郡治中人矣自非介石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之守豪傑自命未有不以地變者浮梁秋塘吳侯由恩貢
國子生授萬州判判爲州守之貳韓昌黎謂漫不可否事
者無得自見之懷雖有識者亦無不曰其有不爲有制之
爾三載考績得晉其州屬陵水尹言陵則無有出尹之上
矣其貪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乎乃侯履任又二載奇
矣無意於香仔無索於海舶里甲紙贖徵收火耗有事於
官而爲暮夜之入其非已所有不爲已人不必言矣雖出
村至府飯食供需前人無不求辦於里甲中者侯亦不然
其清節有過人者以言其才則昔日漫不可否今則可者
可否者否有猷有爲毅然身獨當之勤事厲精吏胥無能

爲獎行鄉約辨爭訟百凡有爲民則便之利無不興弊無
不革曾不得已捐俸二十金克蛋戶額課雖謂之滿腔子
剛隱之心可也然皆未足爲異事也白面書生出人意料
牛嶺劫奪非百年來前尹以爲無如何事哉招撫勸諭誠
信有以服其心營堡屯戍先入而險又有以屈其力小則
溪田歸心大則萬州龍吟崗二十餘村雄桀不受控馭亦
惟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楊帆擄掠非犯則無敵
者哉防禦有方士氣百倍打水六七人先試而侯衆突擒
其一道乾反以畏途視陵轉洋他去侯蓋不特牧民有政
才課士子有文事內黎外海四百里內民蛋仗侯武事而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養然後外
有施設侯仕能爲人侯學能爲己爲之若侯者其可以今
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所云大抵多出
一時耳聞予歷世故多於人情亦熟嘗謂人心不古毀譽
難信然酌量於彼此公私之間參之以尚書聽詞於差之
法百與而百無失矣况今巡道錫崖舒公日時廉訪尤加
之意者府州縣正官也激濁揚清於侯許與民牧若侯也
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瑣屑曖昧日雜然尹前府及
守巡撫按千百端其難爲亦府州縣草創十室之邑自昔
難之侯果能曲當於應學優外無歉然不滿吾當官之懷

哉反吾歉而求之分盡於所求之中矣用是因士民圖侯
撫黎事并德政大端乞言以彰其美據所說附已意書爲
贈焉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
藩憲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爲守邑爲令有其人必
爲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爲民極日
久法繼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
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週年矣言
念劉侯溫其如玉識者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民

意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讖者之料督府石汀殷
公采民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子易近民聽斷無冤催科亦
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詣子微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
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生者深責侯以
爲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
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
矣况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
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
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爲而爲之矣無問大小
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剛隱納

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
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
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辨士子一入官而昏心
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爲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
爲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
公子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
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
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爲害也况又
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也况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
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

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仁
須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傳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
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志安天下發輒瓊山內重而見外
之爲輕舍侯無足與有爲者學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爲贈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
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
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
禍况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
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
言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弓刃爲雪讐
之其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
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謂恃有人心
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人入版圖百千萬年
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
吏刻何彼自爲誠我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至至誠
之爲難乎其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
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
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此之俗吏矯飾外

貌學於詐而務爲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
抱宥四村讐殺旁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蒞任
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
侯爲之近不曰叵測之爲凶遠不曰嵐瘴之爲毒心何心
哉曲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
怨爲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已
之無誠也誠不足爲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爲馴古昔則
然可信也哉卽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遂彼之願無碍
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予嘗以爲黎人之不我向
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爲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

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
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爲不得其平則鳴之舉
嘉靖間二勤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爲名也此則大守不
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
黎議之謬爲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子曰
吾意也雖未爲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爲兆於
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
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
本真士民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苟朝廷之上薄賦
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蔡侯而爲之無不可矣單車

往諭侯得爲而爲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
之伐閩越日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
爲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
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
之蔡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爲之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桀在上不能去民
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聚之衆倚險
作寄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
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爲策夫亦

無以來之而已祖宗兼設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革去
征蠻將軍之任總其事于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列聖
奉運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用兵之害何故大
自其不盡玉化恃有山以自雄誠橫矣然北仰九重曰天
朝知有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天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
視如神明望爲標準羈縻去留大抵督府之命惟聽威畏
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開府而一人何如督府日有
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可謂曰賢然言在仁義者十之
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宜行事天
下謂握權重故宣囊特多兩廣貪泉其多又居天下之一

夫止此柴馬止此俸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賊証也經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軍門罪我劫掠軍門劫掠猶我山中
人之言也非瑞經行蒼梧等處數十年前耳飮聞者乎流
至今日其言尚存標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
之人難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於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
時稱最答恩報主當亦無過於軍門濟濟在列時事至今
回首天朝言之可爲愧口湖湘凝齋劉公當風靡波蕩之
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始卽其切近之小持言
之督府兼有巡撫兵事其急故曰軍門決勝千里大抵身
不親行藉總參而下將領於外運用晚唐債帥宋南渡而
下殖私財以自結於私人今日踵之行焉自痿痺其手足
之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突然反之賄門不開將
領生氣所在有李光弼八營調發間精采百倍之象八寨
之舉瑞時以先事之端倪占後事之成就師不愆期果爾
捷奏天顏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如公之舉有之而紙
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府州縣民按
不得安於其牧矣一將功成瓊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
繼文通判黎九臯懇一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
心不能以清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
時遊其及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雖之蠻貊無能行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之者乎不圖今日復見威儀

贈羅近雲代丈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衆多之口從其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爲美法者乎漢初限民名田今日廟廟有人遍舉均糧新例是雖貧無立錫猶自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痛千百而取其一是亦井田之遺也發令之初家之田連阡陌亦曰此一均平美事貧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遲而今日則大不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冊爲主名曰流水魚鱗蓋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別臆爲之開端旣差末流之弊莫可

禁止東扶西傾朝更暮改百病之所由生獨臨高會同文昌人以彼善於此分之文昌者近雲先生今晉欽州太守舊治也文昌丈事方畢上官知美才復付爲定安之丈近雲不辭委於始不昏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絲有法有田則丈顯顯條緒非亂絲也近雲坐得易簡之道是以得之定安之事余未之有聞也然觀其後善於文昌可以十於定安亦必有善心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爲而理其緒聞其後一得開親行核奸匿不丈之家二十有一准之改補完報雖曰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而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人愛人之仁

一介之操又足以鎮之排難解勞乃其餘緒道有出於丈
田之上不可以其一盡者是宜乎朱尹忠齋神服而樂與
之也忠齋必余言爲近雲贈秦穆之誓曰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忠齋有焉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易冒天下之道圖從中起中起言心也天下未有一物一
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聖天子思得寡欲
之才與天下共肖旰尤切文昌地濱海獨稱硤瘠貢役之
繁反甚其他州縣碩鼠食苗天子需才才不我顧亦惟文
昌爲劇以今時事言之蓋非大過人之才不足以爲大過

陳橈之濟也自昔宦遊瓊土惟江右人士民則宜之然資
稟近民求如豐城伯輔之涂天下堅無不可破溪無不可
入又不可得近雲羅君來自宜黃一時邂逅余猶妄意君
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無幾絕無之中得僅有之見邑
人遠邇不約同頌寃其所以則曰當年里甲逐辰罪緩及
一切非縣官所可有時呼常例前人未有不特秋毫無犯
之者侯獨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赧色羅侯也彼闕生
白塵盡鑑空見之行事不足以稱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
文昌非人窮而詐百年來鼠穴不可詰不可止者乎君懲
一儆百之餘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君無不

見亦無不興惟民之孽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留更僕未
可悉數君何以得此於民哉君之心爲之也集義所生是
非義襲而取以故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
瀾抱變等方剽寇往來之藪非前人付之無可奈何急則
抱印而村者乎君無所不盡之心戰守得地林道乾所向
無敵視之若無有焉遠近恃爲無恐一邑安堵大抵近雲
侯一人之力民苦衣食轉徙他資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
年歲矣識微君子不能無日後子遺之慮非過慮也前人
亦非不曰當務爲急招來有文復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
告歸於故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心應者有

原有機毫髮掩襲之而不可得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言尹
如君吁賢矣哉君趨庚辰壬正之覲以己卯八月去任急
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生員某
將其意懇一言爲贈述職者述所職也守令六事對揚上
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爲故事矣反以書帕
之禮用爲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京謂之賍君行之乎
書爲贈用爲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於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情之不得
而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檢齋李先生起官桐廬己卯

夏奉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以爲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何以得此於人哉德守之深日夕思所以爲守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滸拜雲端以致其孝報守也報守而止於世類之係言之誇張而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待而成事言必其事請爲諸人士言之今聖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爲斯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然大抵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三可已不已當之此在已可父母之際難母又難之難者閭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是如是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當乎難而難矣萬以香藤板葛栢柳海舶利爲小民衣食之資耕蚕不足以供不得已而賴之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十人九人滿載而北惟侯今日蓋不止曰於事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老老少少談不絕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其母脫然於財帛之中能得有脫然無累之子出世俗外吳隱之心其心也哉詩有不遑將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母四牲之使父母何嘗羽鴟之臣一時里仁爲美家庭之中不止一陟岵之母不恤其縉之婺可以想見然春秋而上人物無足異也今此何時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母如此吁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後從子之後頌母之美有言不爲虛涉言之可矣猶有進於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爲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民怨之錢歐陽詹生雖有離憂親心樂也母和於清江之原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朱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以爲孝子心樂也子和於今日牧民之堂矣聚州縣之權聲將望雲之喜意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樂李氏一門以之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爲介也和氣也天地和氣萃於一人吁盛矣用是不辭人士之請書之以爲贈若夫行道揚名召伯甘棠勿剪伐拜孝大而遠俟他日與侯記之不先及云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這資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因之孔門在得之戒爲戒無有也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執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所自來也非

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諭之文行於一十七條之外
諭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切責之詳人之應
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脫於儒吾郡霜栢先生上
肩鄉科之士獎薦亦有與焉諸弟子謂此希濶遇也乞一
言爲先生慶吾觀霜栢於未得獎薦之先寃霜栢於旣得
獎薦之後大抵節霜栢之言貌可以得霜栢之心胸古人
指閃倏狡獪之輩不可方物曰小人霜栢內雖文理有別
外則寬易舒夸口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養素之正定靜
之衷當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幫補入學
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脩以上均此誨

心待之不滿懷翁克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
與其間其心清矣內有清心外自有清應教官無府縣吏
事之繁習讀考課外無幾也霜栢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
人各有師霜栢初謂不可撓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追錫
崖舒公條約旣行之後一概取必若與已異而霜栢奉行
之謹不啻已出已不誇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
士人日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栢奉行之力也不
見物我之分霜栢之賢於是爲大余故曰苟非其養素之
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在於言
語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者亢者王

駱溫伯雪子是也霜栢如之虛而徃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何有不脫吏部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栢可一縣尹劉方未有他異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霜栢事也過此以徃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棗陽人也以己未歲中乙榜署淳學教事始至進謁於子視其貌忠信溫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又欣然若以是官爲幸者夫教官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豐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自樹立且嚴戰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責義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之責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旣廢之緒而直任之也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戢道德爲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爲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丕變計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弟子服先生之化不岐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巡按際岩周公羅岩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淳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

以此職爲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
爲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淳有成效矣正朝廷治天下方
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靖安縣令天子
俞之夫令控有一邑祿入稍裕呵從塞途經百凡出納苟
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橐夸耀閭里卽所當事巧便史
書習於詩簿欺謾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千名雷同上
下上府每每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恒以不
可以府縣以藩臬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異
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沉而沉時浮
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懸也時俗之薄
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謗聲勢父母斯民之道勿
壯行之守逸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爲之乎
孔子之蒲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爲子路頌夫
治蒲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
淳一溫裕不苛卽所肅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倫不
擾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爲之必矣雖
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克君
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
令萃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
財惟瑣惟多民之黠者訟訟必求勝窺罅隙以投所好靡

彼弗至先生能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
秀交百凡垂涎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
焉得喪利害李少鄉謂賜一日而九迴有之先生無恐於
一二能恐於十百千萬其人乎真西山大儒也劄平國謂
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
倚以變化爲利鼠穴其間窒於此則通於彼市狻挾公符
以暴於鄉豪橫胥朋比以威剝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
得伸籲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
者與其可禍福於已乎擴克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
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克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
於其間矣吁道云乎哉吁守云乎哉子於先王遊於淳
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爲先
生贈也竊効顏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
爲先生誦

贈林東臯考績序

子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令瓊山計七年於此
矣實有丈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涖於人者雖心暫淑慝紀事執春
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淹咎爲美增細以
巨雖以龔黃召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

惡詆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颺歌而
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
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白之君子
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爲東臯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
臯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日績業留於郡邑之志瑞
不必多爲之贅然東臯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
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
所奏隨之東臯以其迎及而解之才乘迎又可解之力隨
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兩徇身以忘國
毋私已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于遐邇功

烈著於不刊循良憲諍映耀今古子得以從而鼓舞於其
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
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臯先生何以復我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所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而理之
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凡民之俊
秀則不曰父母改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焉禮義
廉耻日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其子期之

遠大進之聖賢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與君天下徒衣食之聽之由不強使知不同今府縣官有顧父母提調之名而思其義者乎模不模範不範言提調失官則百來年視父母爲甚起於厚學校之爲私謬於借士譽之爲累事之牢不可破其大也御史有賢學校三論特嚴之出巡條約之外而今學校之中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中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應余以爲終焉已矣天下以虛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爲之壬午春初忽一日澄士揖余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公不約同獎願言爲今獲上有道之贈先是老幼亦同此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新政大槩具舉學校儀未詳得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之狀則曰今縣與先年有異鄉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子羽之自守則然今有欲至之而不能先日囑託之風今日消絕夫曰投刺曰出入請托非人所帶芥人士有口不爲逆而聽之者正履任之初正其要譽之棘觀之蔣公政訓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爲執無期會也上與懷川之論符合如一提撕調度握大綱而夫子教我正矣陸九淵謂丈度石量徑而寡失可爲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待士執之矣其他之小而不能執乎仁父母不能爲提調之嚴有之提調稱官不能父母之仁無有雖然執之是也道

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得不足以執耆老未及人士能道其
詳請再言之夫瓊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亡身莫得伸
額非強盜扳扯事乎蓋官司以得盜爲功奇貨可居富戶
也遂川初任特忿然曰盜人何心有自扳其黨乎置不問
上人先日風旨不顧也未幾別得實有贓物真犯十人脫
然無累蘓子瞻謂孫君介夫剛者也不仁而能以一言脫
十二人於必死乎余於遂川亦云夫執今人所不執過此
而往何所不執明今時人所不明過此而往何所不明先
之明成就其執後之執完美其明父母提調人何間言且
事若薄士而士反歸之曰厚大夫士能相與以有成也皆
可書也川是不辭其請書之贈

贈毛帶江陸天台大尹序

古之君子急欲得君而仕之廣士衆民中定天下孟軻氏
之言君子意也夫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欲也必此而
後欲之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屑樂也必此而後樂之今
之君子急得君與古同意所自來則古異今出身之途三
言舉人無促於下第後教官例矣今之將仕者顧曰歷事
後亦有例縱使卑之不失臧縣正官之數如之何去終身
之熱就一世之冷蘓東坡出守河東其詩有酒肉淋漓渾
舍喜之句此正冷熱之別也士君子性分內事何事初登

仕路便孜孜然此念橫耶帶江毛先生近古風味吾取焉
帶江長於文學豈科甲躋步人哉落名丁丑遂忻如於樂
會之就四年冷官安之一日周元公師道之立會之心矣
分巡道舒公問以割鷄小可試之俗稱權官如刼沉香皮
水之舊帶江不與刼也感恩七里之民素不習爲官府逢
迎之事不遠千里之難而有今日保留之再君子之善覘
人物者石量丈度之而亦有以盡帶江之概矣萬曆辛巳
之秋吏部特以帶江擬長天台之缺天語俞允先導有感
恩今日之天台熟路也世有談天台山水其幽邃清絕之
勝者言之如畫人人有凌空欲去之意謀野則獲帶江坐

而得之士子問余一言爲今日之行賀信若四年履歷之
狀遙指他日山光水色之胸情雖列之竹帛而非誇言矣
然余有僅見古心之許不盡什然一信千百之定諸葛孔
明之言曰學以廣才二邑天下之小也可以廣言之乎人
之相去若九牛毛先儒以天地江海鍾鼎斗筭別之象山
不取天台大於二邑天台而上十百千萬有大於天台人
有改行而非其先日者許邵每月更爲題品名之曰月旦
評一人之身後先異議無負熱冷之初心學與日新廓是
二邑之小試余於帶江日有望焉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感恩樂會縣往事也苟能克之不能克之天台今日而上

後事也用是畧諸弟子之詳詳他日望中不及見事書之贈

贈陳侯丈畝成功序

萬曆八年部劄天下有司徹田爲糧再舉洪武三年令典也天子有均平之旨天下同然誠擇公正書算於未事之先畫里界田埔於將事之際約日起手冊日一報流水魚鱗縣官秉有公廉勤慎四道行之一里公正書算之人了一里歸號歸糧之數至簡而亦至詳初無難事計之雖久不出三月四月外之功而今也三年行之行之三年百姓以爲三年之害獨臨高一縣稱許不然蓋有治法先須治

人臨高一縣不然有由然也夫曰公雖鄉士夫亦不敢干之謂夫曰廉富人亦不能賄之謂勤時時田里之中慎一字不入吏書手目也他州縣曾有之乎而振源陳侯自入臨而來則已然矣今謂丈田爲國家之重典民事之急務四道之有於身日益加篤一縣之人得有千百年均平之美有其田方有其糧舉賴於侯刻骨之感忽一日耆老吳應朝士子林士直謝尚賓輩將合縣意求言贈余辭焉辭之者謂衰老之年而文又素非所能也旣而又自思曰聖天子宵旰之初付之州縣不得觀有成功有甚於今者乎自初官迄丈田事視國如家民若子高論獎勸之謂也焉

能爲有亾哉師弟子遽欲援之爲賀夫亦大非陳侯素所
期待而小視侯矣余辭焉師弟子曰瓊去君門萬里毀譽
淆惑陳侯期月得之自今亦可以爲陳侯行道之兆夫謂
之兆而有待於外也哉士君子受天地之中以生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大行不能爲我加窮居不能爲我損
也天下國家舉賴於君子一人之身道無待而有待於外
一恒人譽之自以爲喜一恒人毀之自以爲不足失之矣
失之者縱使得官亦大失已之謂楊龜山云假饒外邊立
得功與業與聖賢作用處終是天地懸絕人有天地之身
堯舜同性懸絕聖賢功業何用今日之所以願於侯者萬

物一體之義養之深矣望其益深中流砥柱之心守之固
矣望其益固光足以行伊傳周召我自任之兆足以行矣
而又不行公伯寮愬子路嬖人有臧倉者沮君自我安之
其任之者任我之不能加其安之者安已之不可損人亦
有言非陳侯其人乎漢司馬遷歷覽天下之勝說者謂史
筆之奇山川爲助龔黃卓魯彼其四逸致聲亦此得之好
是懿德之心不可謂獨太史公當有也匪風之詩曰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陳侯之在今日能西歸矣於此不言他尚
何言用是改辭復爲求言之口者復獨云臨高一縣不然
他州縣奚爲我后之望也良工心獨苦此獨非宇宙事乎

贈侯併爲侯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爲天下之公者澄邁大尹遂川喻先生任甫五月按院凝初公有獎耆老洪以讓雷一誠辛巳季冬之朔揖予而曰我尹二以不獲上有今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先自得民而來造福於澄當不至如富陽建安年月不多指屈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意志其喜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出亦有所聞姑詰之曰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母子之於父母寒求衣饑求食苟有不得求致子於不得其所之地父母之責缺如矣二老之言曰徭差之均當聽斷之公明稱收先後之弊無有也先時吏胥作奸今茲無有待民接上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蓋無一不當人心之舉有尹如喻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福矣舉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說尹之賢終不離口且曰有大焉人曰暮夜無知我尹楊伯起四知也其賄賂不行不必言稱收不爲火耗之借名紙罪不爲深文之克讓先後尹不及二老謂將一縣人意非出於自爲私而借之口矣漢人謂處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則有及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

人之恩亦有一事而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之言皆遂川日日行事之的正蘓老泉某也賢以某事知其賢某也能以某事知其能之謂蓋不得一縣人意言實不實卽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爲一縣人意而非私矣二老欲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人之公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籠絡之爲術也刮目之乎以其時與事考之信二老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貫贓絞罪之律我太祖愛民之深與初年皮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姑以其峻厲之形改從和緩之象蓋亦使人士觀典刑而有憚心嚴之於先全之於後刑期

無刑也自託欽定事例改雜犯失初意而刑法繁矣民不蒙惠瑞自出仕至今往返所到大抵唐人寇來尚可尹來殺我之怨禍此瓊爲甚澄邁治不附郭又甚寇來言劫財也遂川能不爲劫財之政當祖法廢弛之後且不遠遺特非無待猶與之傑與莊生謂嗜欲深天機淺遂川無今仕爲已之心清本源而心在民矣天下未有貪鄙之心能假爲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由中可見之迹民不宜之正本而萬事出焉余於是益信二老之言爲一縣之公言而非妄言矣雖然君子之德必本於父兄師友余巡撫應天十一府州俗之美朴近古惟太平晴江公自歷官而巡撫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南顧政聲在人過庭詩禮風聲氣習宜遂川之有今日也
政宜民而一縣人宜之其妄乎一二人之言可信爲天下
之公是可書也書之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遊中都歷天下旣歸鄉閭嘆世
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爲
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我輩讀
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
更歷旣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
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曦之附腥膻蟻之投燭火

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已
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塚詩書
詩云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
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
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
久矣一旦鄉龍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
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
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
持包袱裹銀肆拾兩及餘物勿勿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
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間人物也數日得失主

人氏當官衆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扳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鬪爭不已之患不爲利己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懇懇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生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

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二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爲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軺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之利敕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
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土民望
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好蠹省徭費
清符牒詳訟獄寬楹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
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瓠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
詳小者立變瓊內務外海寇亂頗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
當事者動以開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
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
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
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
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矣
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
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
伯輔今晉秩叅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
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
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脩之功
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擴之有
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
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此孝弟養成此浩然
泰山岩岩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克滿於其身者不徒然
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
以微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
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爲之擴
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
自是而上後之人無斲譽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
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
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

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爲功而
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
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
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
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
爲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
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僧之行乃留更
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
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
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顯昂蹇驕較之孟子

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踰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爲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思親詠刻示于更祈櫜括以爲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慶水名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士子上人也身言兼之迴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類師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爲之

序詩云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兢兢臨溪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慎毋以予言爲不然云

贈王明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殷輔參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爲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爲念然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黃應上求者起於官爲傳

舍不如私土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爲初心善承迎爲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爲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爲良言之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爲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爲經綸武以保障仁興利明誥好隨事而應應於其方莫非爲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儀文獄訟富與教無間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千譽之人此時此心爲誠爲僞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己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爲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爲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溺女貪詐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爲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

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爲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
規言可畧也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爲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今敝區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於此後
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橐甚者蓄貨積實如餓豺
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剝吞噬中矣且地去京
師萬里按輶不及毀譽易淆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
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蒙私庇無利
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亟上官不我亟也中人值此干
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已暮交無知瓜子海物不可得

而言矣奪諸彼以予此且惟藉譽口則申媚之士子鄉官
之奉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爲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
心嗟嗟遠民蕪息何日聞方齋史公來自晉江守瓊旋晉
兵備七載一日如節省民費嚴勅吏胥謂民冤之所及也
珠瓊之名人所忻得公習觀之矣餽遺先例公無犯焉土
貨民財不入胸次脫於其俗恆人心矣燕喜課士訓先仁
禮得一善惓惓然獎而納之惟法所至則又小民同公不
士故異愛民愛士有權衡焉先例貨若士而遺民不與行
也持法不持私後先政事大率如此書曰罔違道以千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公其有焉以此益民民得

蘓息先時兒戲論兵公身先士卒寇來迎敵退躡踪士驕
將慢不奉上命舊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
者不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實執孫武宮嬪之法屢經
敗衄益厲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反公重焉知公也
誌紀黎亂屬之涂槩之才與志十字郡邑公日夕未忘也
外寇方殷業未暇及可謂其有志矣士論上周柳塘殿山
次及公言兵則謂公發揮之可涂上下今晉叅浙政乞言
以頌夫公奉職不恤身執法不爲黨淡泊養心不見貨利
是道也會之天下可也何有於浙士心鏡善惡無係於私
可念也用是不辭其請且使後公者知有士論公晉及有
日亦思爲瑤計云儒有高不臨溪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
日公法漢人行之母替發揚之功益廣兼包之度一體萬
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惟厥初之望頌不忘規意也併書
以贈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
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
來學校官無可爲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爲就師特營舉
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爲
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輕之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爲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
是藉口爲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
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
訓拜命天庭充然無卑貶其官之意口語人曰君子性定
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爲之
耶吳沉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
願一言爲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
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
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
佳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

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
而不回焉不足與有爲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
慊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
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
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爲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
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爲當相率
爲膠周惇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
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
臣無克艱之思心膂恒難共寄之嘆皇皇當宁若無一臣
可爲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粗豪一點使不着也與孟子
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
說也用是卽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爲贈元山之
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天子奉天子民我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
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自隸稱
秩三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天子所寄以奉若天道
父母吾民尹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故凡爵位
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至今晉秩往

往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亦未之有改
職分事庶富教無間焉素祿曠官視外司府爲甚彼其人
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亦初不曰職業不脩
人也其獎起於仰望待遷之說謂官列九卿不應復爾細
務又畿甸法工部理街渠御史分五城巡察廠衛廉奸犯
近侍董國威拱衛宮闕奠一入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
然有侵而爲之者四者權力與府尹丞忼彼侵之從而與
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隆重不當爲侵有於人者謂先例
於是不能反祖制無是也而今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於
尹丞不相關涉尹若丞今日人猶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

以爲崇不知其所以爲榮矣懷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
給事疏大禮大獄諸臣恩宥與先皇帝爭是非忠心義膽
爭光日月三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
吾職所至而義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詭隨不
爲也志氣旣起塞於天地舉而措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
臺叅陟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聖天子化行先
於懷東乎屬之矣北上有日執贈處義懇卽氣節稽事功
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爲佞也若夫昧虞廷協恭之
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譏者又不
必爲懷東言之矣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感恩掌學事黃生仁甫別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下
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己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苟余素
謂是亦科第人數也顧屢試無幸揆貢得分新淦之教後
三年晉掌瓊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至小者也
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不一人與若
不足爲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年夏任特憤憤而起
曰孔子不誣十室也有存乎其人焉耳雖小有大諸凡庠序
規件祖宗先年之定日尋綱目提數十生耳而新之不貴
貨於歲時拜見之間意實志懇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賢曰懷川先生巴蜀內江之傑也三論詳婉復之巡約通
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倡於上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
諸人聯翩有年月日而仁甫助教之請則今壬午五年後
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吏部三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
之實色喜徵文言贈夫士苟無會於錫崖之爲高贈之誠
是也夫亦知京師之所爲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天子之
耿光今流之弊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馮道
胡廣之區蘊味道婁師德之地崔亮裴光庭一切輩會而
合之之鄉井家室也首善人耳到此則染京師人人出得
口京師人人出得頭茫茫乎天下之是也達可行於天下

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才而退尺祖宗遜
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途轍亦
不免岐惑歟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日新淦感
恩初脫井中之見錯之科甲濟濟之間十手指摘發言盈
庭愛仁甫者爲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執之乎有師道
朝廷有治乎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是書曰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爲行色之壯立已於大請
自舒錫崖官至今無一帳文治

人對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海忠公集 卷之四
體天地萬物爲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爲人道所當行仁
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設官分
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
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
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
寒爲之衣饑爲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
知所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痾痒呼吸
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
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以弛
曉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

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
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間閭疾苦之情
顛顛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
爲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泣璠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
之卽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
之中嚴毅濟之宛然顏賜由宓諸人矩度卜車之日百利
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盡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
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爲公言矣
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撰斯民心心相感之妙
用聖賢準獲收聖賢治功窮谷溪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

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為公頌若不屬已自
與已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二
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
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
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
民同之徵子一言為公贈子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
可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
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
民意慮之外痒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詣子
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為中國盡地昔
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之只一太守孤
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
凶乞一言以為之額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
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亾十百先日二十年矣
今寇盜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
備之保障在太守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為難煦育招徠
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
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

海忠介公集 卷之四
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
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
自抵其巢而論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巳酉大師十
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爲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
駕爲疾不堪事之痼以此爲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寬
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爲生之苦剥牀
以膚激發於侯宋蘓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
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禱杌饕餮爲之縣令而上不之
覺然則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
幸生爲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

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
事諸庠士則亦多爲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寃如
蔡侯之寃而甚可勝憤乎爲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
侯之澤小人剥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
寃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爲
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視彼賢能同
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
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
起自側微末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興峻法
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又狐

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爲累用小弁之苛
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
樵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
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溪感焉僭以美及之

汴水三源卷序

汴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
百人汴稱却魁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
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
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
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况在同宗

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垣公洪武
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爲二蘇老泉自叙其宗
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
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
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嘆矣况事殊勢別分而爲二
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爲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
而間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
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
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

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爲罔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爲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爲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匆匆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爲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矢詩海門爲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其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未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泯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庄焉往返行囊須此爲贈厚道也而躬在焉勿軒孝弟克於中發於外不在是也思是不辭而爲之說且以爲杞人告焉

註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詩教爲首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蓋人稟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精神之發也約而爲詩不多言而內見蘊藉外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騁騁則襲物感人變化因之禮稱人聲在上長嘯中宵敵騎因之而北有矣詩能與人往往而是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臺廖先生有得於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瓊山學事課弟子員因出所註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宋一代掄

士用時義論策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臺日課
生徒遵時制也乃以先日於鼓吹中有見并之前人之註
鼓吹多矣章什句解究其事之所自來探其意之所含議
較錦臺不及爲甚余謂同一文章取士如以其文而已兼
唐及宋爲得我朝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之文不爲使之
詩文且可以爲全乎哉錦臺造精學博得我心之然矣雖
然錦臺新會人昔公甫陳先生講學白沙天下企仰其品
題以前詩人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有別傳向來稱作者二
妙罕能兼唐而下學詩匪杜人卑其詩未有許可及康節
者乃公甫又若於康節獨推焉少陵愛君憂國兼之于野

之獲發之視彼流連光景漫無色居爲據誠一人矣吟賦
浩歌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妙也少陵能之
乎蓋不特文彩動君之誇隨塵冷灰不用爲愧一二不足
道拳拳君國之念堯夫亦奴僕而命之矣宋進士許洞詩
會九僧約以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鳥無犯其
一尤僧顯筆夫天光物色抑亦一時之觸爾本真在我因
觸而悅故亦因觸而詩假若周朱張程有洞之約性真之
悅出之矣無待於外能器之乎子美除却君國語作一時
屯白料處九僧同之可理取最嚴滄浪說詩方之妙悟禪
道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羚羊獨角

萬履庵鄙焉夫水月鏡象言者詭誕水誠有不可執着之
月鏡誠有不可執着之象而此言也文泥矣以詩之曲謗
旁通體樂而與詩之文之妙也履庵直捷文理或則古詩
人同物之趣無誤會乎伊川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謂言
無用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二詩絕句是亦履
庵之見也余嘗謂唐宋詩人均爾一知半解之悟孰爲唐
高孰爲宋下欲定說於滄浪履庵之間彷彿二妙合去取
焉而未之及荆川唐子履庵之師也履庵嘗以其意附屬
因於卻子之後謂天資學力若未足然已爲莊陳權輿矣
吁禮義無窮人心有覺况賡歌風雅頌詩法在焉自是而
余又安知無有兼莊陳辭修出且入二妙而上之者乎余
人以註白沙古叩之錦臺錦臺謙曰無得也夫錦臺生
夫新會時去白沙無幾有得於白沙權輿後學有在矣權
輿自沙鼓吹又不必言矣透徹之悟錦臺其尚求之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